孟子正義

四冊

069849

云南中医学院圖書館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注】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疏】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搏用孟子而以搏爲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乎○正義曰漢金廣延毋紀產碑云耕殖陜少陜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疏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椁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疏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

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為仁人即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願處師氏之富固死無棺槨棄尸溝壑而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揆之故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云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第要離聶政之流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為也直事者不俟其招徑直為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為妄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疏則枉至為與○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蓋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卽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疏注趙簡子晉卿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

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爲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趙簡子○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托精於天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王良爲大夫不可爲卑賤賤與下良對故釋爲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俚野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注〕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疏〕注掌主也○周禮天官淩人注云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小爾雅廣言云掌主也

謂王良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疏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䯚獨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脅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畋以奉宗廟因簡戎事刈草爲防敺而射之不題禽不垝遇不捷草越防不追題禽題迎禽而射之垝遇謂旁射也垝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正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班固東都賦云弦不睼

禽鑾不詭遇拔賦並與題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良僅云詭遇蓋亦括題禽言之如轂梁傳但言面傷亦括橫射言之
也音義出範我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範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譌也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
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誤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
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範我馳驅連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
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施御句引孟子注轡不詭遇句非范氏即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
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
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篇云願爲范氏驅雝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
騁趣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爲范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爲之范氏馳驅於辭不達
而王良何取於范氏賦以范氏儷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即使誠有異本孟子作范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
帖執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詭譎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
其釋範爲法亦同於趙音義作范氏非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
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

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疏 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踐毛不順則毛蹂躪狼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臧卽今五臟字徂浪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椎破物則中而駛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摜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卽毌之隸變傳卽謂貫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注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恥羞比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疏 注御者尚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云羞恥也閩監毛三本作羞恥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 疏 注過謬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

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疏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殄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比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即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横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强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疏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爲首周氏廣

棨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卽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駰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衍爲大良造時陰晉尚屬魏衍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按犀首卽公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以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儀之彊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卽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悅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

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注】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疏】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上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至夫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

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不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燕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痤婉是順之義爲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爲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過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己於是以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

徒以從君順指為順故孟子斥為妾婦之道孟子之斥猶孔子之斥利也妻道猶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諍諍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流徒以取容為婉媚耳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為大丈夫矣【疏】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為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即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既身為男子則一在八卦為乾易家人彖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闔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婦之徒以柔順為道故為大道也蓋既生於天地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為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為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跼蹐而效妾婦為也下數句即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即為政也天下之居既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為政則以此

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右樂篇云有正有淫矣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詘字廣雅釋詁云詘屈也挫詘折也是屈卽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彊不息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疏】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疏】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卽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

皇如有求而不得【疏】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贄云義質贄同白虎通瑞贄篇云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贄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昫然後能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白虎通四時篇云一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盛秋冬氣變盛此三月為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即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為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劇也惶惶即皇皇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

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疏】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爲粢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祼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

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

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

其藉助也是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

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粢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齍黍稷器所以祀者

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舂官小宗伯辨六齍之名

物注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齍齍即粢粢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名也以諸穀在器言

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粢則是稻粱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

黍稷在器亦名盛稻粱爲簠簋實亦統名粢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齍盛若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齍若大

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饎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齍注云受饎人之盛以入然則齍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

稷爲長是以名齍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齍亦作齍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絜粢豐盛

毛傳云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齍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

則云器曰齍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從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齍要之齍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

齍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經與說字不相妨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
戾以食之此夫人蠶之事也又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
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繅
之事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
祭服帥卽率也是衣服卽祭服也〇注不成至辭也〇正義曰禮
記曲禮云豚曰腯肥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貌也桓公六年左傳云
吾牲牷肥腯又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犧牲而
云不成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義爲實則成之義亦爲實
故以不實解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
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卽不實但五穀之
不實謂其不熟犧牲之不實謂其不肥腯故又申之以肥腯也劉
熙釋名釋言語云成盛也肥腯爲充盛也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
成猶備也不成亦爲不備腯也文選羽獵賦云帝將惟田於靈之
囿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惟辭也〇注牲必特殺故曰殺〇正義
曰儀禮特牲饋食禮爲諸侯大夫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爲諸侯
卿大夫祭祖禰之禮以少牢特牲名篇少牢禮主人朝服卽位于
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封羊司
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注云封擊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
充雍正作豕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注云側殺殺
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〇注皿所以覆器者也〇正義曰說文
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
謂汲古閣本飯作飲誤孟子牲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謂
皿爲幎之假借似非孟意廷琥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猛古

音冥孟同爲一部孟津亦曰盟津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藏也皿
幎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
幎無關禮制乎說文幎幔也周禮有幎人幎郎冪亦作冪冪亦與
鼏通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鼏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
設扃冪冪郎鼏此覆鼎之冪也以其覆鼎故字作鼏鼎鼏以茅爲
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
無鼎則亦無鼏此不待言周禮天官冪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冪小
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冪郎巾也以其冪物故亦謂之冪用布
或用葛大射儀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鄉飲酒禮尊綌冪鄉射禮
尊綌冪燕禮公尊瓦大兩冪用綌若錫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
同梑皆有冪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冪所以覆壺者
也特牲禮籩巾以綌纁裏所以覆籩者也士昏禮醯醬二豆菹醢
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冪有司徹簠有
蓋冪所以覆簠者也尊壺籩豆簠簋皆有冪故趙氏以覆器二字
統之而上下等殺由此分爲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冪人尊祭
宗廟則以畫布巾冪人彝冪人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
不黼矣賈公彥鄉射禮疏凡用醴不見用冪質故也醮用酒亦無
冪者從禮于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
無冪昏禮尊于室故有冪尊于房戶外爲媵御賤故無冪陳用之
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
鄉飲士昏喪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冪之有無分乎文質
郎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薦質而無文則其無冪也宜
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冪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
西兩圜壺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
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圜壺無冪亦足爲庶人不用冪之一證曲
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之大夫累

之士囊之庶人斂之大夫降於諸侯即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冪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冪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幎字假借解之曰牲殺殺即所以用牲也曰器皿皿即所以覆器也殺字與牲字一貫皿字與器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注云自謂亡人

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疏注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解晉人二字亦仕解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爲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爲無所附矣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

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疏媒妁之言○正義曰
音義出媒妁云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
麴蘖曰媒說文女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人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斟者酌也酌者盛酒行觴也斟酌二姓者
如挹彼注茲欲其調適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
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
鑽穴隙者何異疏注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趙氏與字屬下讀何異解類字疑趙氏所據本作與鑽穴隙
類也閩監毛三本作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與音歟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辭云與語助
也無意義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
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疏苟容干祿○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身者是謂國賊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注泰
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
甚奢乎疏後車數十乘○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詩綿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孟子後車

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傳食於諸侯○正義曰音義出傳食云丁直戀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馹遽傳也成公五年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注云傳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無常主也然則傳食謂舍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注泰甚也○正義曰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憮箋云泰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游抏之修注云泰與汰同奢泰連文是泰亦奢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注簞笥也非以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疏注簞笥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儀禮士冠禮云櫛實于簞注云簞笥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疏注周禮至其四○正義曰見考工記○注羨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

趙氏以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即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疏注悌順也○正義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爲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道可以化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爲侍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蓋趙氏讀待爲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疏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疏注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三也字皆與歟邪同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

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注】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疏】注孟子至爲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孝經釋文引蒼頡篇云毀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碎石也是毀瓦即破碎瓦也音義云墁張武安切云與謾同阮氏元挍勘記云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墁滅則當云與槾同集韻鏝槾墁三字同也墁乃槾之俗翟氏灝攷異云趙氏以毀瓦畫墁四字爲一義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鏝謂之杇說文木部云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槾杇也金部云鏝鐵杇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爲智伯報仇杅謂塗廁之杅今本皆作杅謬甚刃其杅謂皆用木而獨刃之然則墁杅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注云圬槾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云圬人塗者塓塗也圬槾皆器用以塗牆則塗謂之圬即謂之槾因而塗牆之人即謂之圬人塓即墁一聲相轉推趙氏之義蓋破碎瓦爲一事即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畫地也畫地則復墁滅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界畫之迹用泥涂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圬滅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劃爲古文畫說文刀部云刉劃傷也剺剝也劃也劃錐刀曰劃依此則謂新圬墁之牆而用錐刀剺劃之義亦通

曰否疏彭更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

章指言百功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疏移風易俗○正義曰語見孝經廣要道章又禮記樂記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疏今將至伐之○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行王政之言迴別或出於齊楚惡之之口史非其實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尚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審

皆別成矣吳師道已識其傳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疏湯居亳與葛爲鄰○正義曰漢書地里志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還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

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illegible]之舊邑而封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謚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平衍與成皐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耳焉得有三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之則葛爲國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秦徐江黄鄒莒皆嬴姓葛嬴猶徐嬴齊桓時葛尙存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疏】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詩芄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朔傳竇太主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按趙氏用無狀爲葛伯罪當謂其醜惡無善狀也○注尚書至餉也○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閒以釋書至其下引一征則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是仇爲怨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仇餉古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爲匹夫匹婦復仇則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仇殺餉是葛伯以仇怨授餉者故云仇餉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疏】注爲

一夫報仇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卽報仇史記晉世家云仇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卽書仇餉之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疏注載始至國也○正義曰載與哉通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周頌載見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與此文略同一卽始也始卽載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孫炎注云載取萬物終而復始也終而復始義爲再故一說以載作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自葛爲句晚出古文尚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隋書煬帝伐高麗詔云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注不使芸者變休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者本勤動變而止息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疏】注從有攸至賊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爲逸書文矣詳繹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綏多士女傳云綏安也綏厥士女卽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惟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惟也猶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字詩商頌有截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餽之此有攸卽有所有所卽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人卽士女故通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往非無處也其有所處也卽惟念執

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解之耳音義出

匪厥云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阮氏元校勘記云說文匸部匪似竹篋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笭也儀禮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元纁之率元居三纁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如是元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荊州厥篚元纁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黃爲纁赤合黑爲元故元黃卽元纁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字本此凡請見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善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卽不惟臣亦念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矣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疏】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趙氏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之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尚書攷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無太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江氏聲孫氏星衍皆掇拾成篇然坊記引大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古太誓矣馬融書敘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春秋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唯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

者得之蓋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卽寵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疏】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正義曰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不勝宋臣【疏】注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按戴驩爲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驩矣趙氏佑温故錄云戴不勝卽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

雖會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略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注】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疏】注咻之者讙也○正義曰音義出嚾也云丁云按玉篇音囂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便蓋字讙譁同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作讙是孔本盧本作嚾非讙郎今之諠譁字也玉篇音囂召呼也此語甚誤讙不得有囂音攷玉篇㗊部囂荒貫切呼也與喚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囂轉寫譌作音讙○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閻氏若璩釋地引炳燭齋隨筆與顧同按宋

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獄卽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市合從獄音蓋謂獄市乃齊闤闠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注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疏獨如宋王何○正義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愛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疏白沙至衆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

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汙泥耳故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渝注既引曾子曰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譌詩作涅注並引曾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臬中臬亦麻也扶卽輔也

孟子正義十二

江都焦孝廉循著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疏】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文○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注】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疏】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駰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泄柳閉門而不內○正義曰閩監毛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注迫窄○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辵部云迫近也蓋謂君既來近

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卽笮字又通作迮爾雅釋言云逼迫也小爾雅廣詁云逼近也是逼迫義亦爲近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疏〕大夫至其門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詢之座客皆一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臣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不矙亡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並寃陽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寃誣妄矣　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

珍倣宋版印

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注】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疏】注矙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觀闞視也玉篇廣韻並云觀視也集韻類篇觀又音時引廣雅觀視也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義與觀同闞與瞰字同字亦作矙說文闞望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矙或作闞依說文則闞是正字趙氏佑溫故錄云陽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瞯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矙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即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為已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明以不見為實事而先為設辭豈得二字為反言以申之不似俗解直以貨之饋為先而孔子之往拜為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於先段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是豚非大牲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

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疏】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正義曰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文
選揚雄解嘲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脅肩悚體也趙氏注與之同悚
竦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
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豈諂之謂乎吳王濞傳
脅肩絫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
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
人者耳按趙氏以爲竦體者脅翕聲相近說文羽部云翕起也翕
肩正是竦起其肩蓋人低首爲恭敬則兩肩必竦起吳王劉濞列
傳應高說膠西王曰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
鄒陽列傳公孫玃爲濟北王說梁王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
肩低首絫足撫衿兩脅肩正言竦懼則脅正是竦鄒陽於脅肩絫
足之間加入低首二字尤爲明白列女傳魯義姑姊云如是則脅
肩無所容而絫足無所履也此正以卑諂言謂雖卑諂亦不吾與
師古不知翕而訓爲起而徒以斂訓之閻氏依以譏趙氏未爲得也
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
之諂因人之意爲笑是爲諂笑笑非由中故是强也脅肩者故爲
竦敬之狀也諂笑者强爲媚悅之顏也○注病極至之勤也○正
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高誘注云極病也
又權勳篇云觸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好憎
者使人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
則夏爲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三
月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楚辭離騷篇云畦留夷與揭車兮
是畦爲菜圃之埒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治畦是先築土爲行水之
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敘漢陰丈人方爲圃

珍倣宋版印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日浸百畦是其事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疏注未同至言也○正義曰淮南子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象傳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同以志言故未同爲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悔或曰慝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慝說文赤部云赧面慙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慚慚愧也面慙曰戁心慚曰恧體慚曰逡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戁音近古通也不直失節是心不正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疏注以觀至邪也○正義曰孟子言所養卽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持志故可知謂志可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矙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疏不納於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語○○赧然至畦也○足利

本脫此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疏注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卽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注攘取至物也○正義曰周書呂刑云奪攘撟虔鄭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淮南子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疏罪重於故○正義曰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某氏

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支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卽知而爲之也○變惡自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疏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注好辯至辯爭○正義曰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淮南子俶真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橫家他如告子言性高子說詩愼到宋鈃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注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

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疏】注埤下至處之○正義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爲巢窟堯時洪水氾濫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寢橧邵氏晉涵正義云禮運夏則居橧巢是上古穴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既有宮室則橧爲豕所寢矣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橧今牧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檻按此緣夏月暑熱故架柴爲闌檻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卑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邱壟之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氾論訓云古者民澤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卽鄭所云累土穴毀隄防卽趙所云鑿岸按說文宮部云營市居也凡市闤軍壘周帀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卽是爲不得云爲曰爲窟矣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注】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疏】注尚書至大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洚水卽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洚洞無涯說文言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洪水洚水也从水共聲洚水不遵道堯典皋陶謨皆言洪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洪釋洚許以洚釋洪是曰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洪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

道訓云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洪通鴻洞即洚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港胡貢切港洞亦即洚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疏注菹澤至爲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居民山川菹澤注云沮謂萊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潛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棊毋邃孟子注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即王制之沮棊毋邃作菹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菹菹即菹字菹爲菹之通也○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沝部云𣴎水行也重文流越絕書篇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行即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

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

疏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虐亂也易繫辭傳云以待暴客干寶注云卒暴之客爲奸寇也故下暴行趙氏又以姦寇釋之說文人部云代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注故爲邪僞之說○正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贏優而足恃辭綜注云邪僞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辨而不當理則僞僞高誘注云僞巧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巧詐則不正故以邪爲僞○注沛草至水也○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陷於沛澤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沛之草即生於水此劉熙釋名專以下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以水草相半爲沛是也澤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通既以草木屬沛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爲衆多○注謂羿桀之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疏】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鄣周公所誅鄣國在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玉篇作周公所誅叛國商奄是也奄鄣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參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弇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卽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祝鮀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迸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縣城東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國卽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迸散在魯之說豳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爲二按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誅紂並言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

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或云戮卽殺也史記非其實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漏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堯縣十五里有飛廉冢一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翟氏灝考異云逸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旣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氂麈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憝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宥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缺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置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里熊楚之先盈卽嬴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此自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三年討其君專指伐奄則誅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字屬下三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一句不得旣爲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爲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

珍倣宋版印

舊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大之國豈有既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誅紂皆武王一時事又引多方者明奄爲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不混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則滅矣奄雖特伐實未滅故至周公攝位時又嗾祿父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注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疏注書尚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丕大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廟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纘也豳風載纘武功傳云纘繼也是承即纘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文王所圖謀論說一如大禹皋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啓之義爲開咸之義爲皆缺之義爲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爲成王康王邪說既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故咸以正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昧旦丕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丕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

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丕則發聲也趙注訓丕為大失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疏世衰至春秋乎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為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為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譊譊讙咋以為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

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弒道故不書弒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
尊之體當然之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
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
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爲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天王先命討士成之成
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亂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
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討士
亦失其官故君子於宋督弒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
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
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顧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
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
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弒子般
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則弒子赤者非獨
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
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
卒連連而書之者也據經纍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魯桓
非其人曷爲以成之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
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因直書之而
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
未聞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衞州吁弒其君
衞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
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
桓公乃假成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
弒君晉一弒君凡三書而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弒君何爲或稱名
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弒厲公猶
趙盾弒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狐失其官

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戚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春秋數稱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穀梁謂弒君賤者窮諸人莒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弒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師攻而殺之而謂之賤可乎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弒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連而書盜者與魯慶父弒閔公宋萬弒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錯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弒之罪雖酖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揜其罪也○注設素王之法○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氏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以趙岐設素王

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辟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卽杜所謂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周而爲素王之語益妖妄不足道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注言

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横布衣處士游説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横議於世也【疏】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禁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云恣放也説文心部云恣縱也列子黄帝篇云横心之所念釋文云横放縱也是放恣即縱横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横議注云處士謂不官朝而居家者也横音胡孟反又賈山傳至言云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内成名於外注云言貧賤之人也布衣之士即不仕家居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注云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毁於人按離縱跂訾即横議也段氏玉裁説文解字注云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議孟子言處士横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横則逆故政之不順者爲横政行之不順者爲横行則議之不順者爲横議庖羲以前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既設卦觀象定人道辨上下於是有君臣父子之倫此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楊墨之説行至於無父無君仍與禽獸等矣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珍倣宋版印

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注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疏注言仁至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無君是不義無父無君之說滿於天下則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爲邪說所擠故爲充塞仁義也但知爲我不顧民之飢寒故率獸食人因而民亦但知爲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似專指諸侯放恣爲楊氏爲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薄人固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士舍其親以施惠於人人此尤亂賊所爲故其禍與楊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深斥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小心齋劄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爲楊墨所塞曰聖人隨時順應無可驚可喜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何如慈惠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如清淨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人反若多所牽攬故曰惡紫奪朱惡鄭奪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按孔子之道乃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卽一陰一陽也趙氏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卽此帝王相傳之道道載在六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卽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深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經可矣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注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

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疏】注閑習至距之○正義曰閑習爾雅釋詁文此字或訓防或訓法然非講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既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法之法之乃能防之未習六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爲先聖此曰吾防衛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加不自知其身爲楊墨而此楊墨者又互相楊墨焉天下國家遂陰受其害而不知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道習先聖之道即講習六經不空憑心悟也趙氏訓閑爲習其義精矣禮記哀公問云淫德不倦注云淫放也周禮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注云淫放濫也楊墨不習六經違悖先聖之道作爲爲我兼愛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濫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害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起於楊墨故先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距淮南子本經訓戴角出距之獸高誘注云距讀爲拒守之拒是也既拒楊墨以滌其原於是放逐貝依附淫佚之辭以絕其流宣公元年穀梁傳云放屏也說文攴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投棄也蓋不啻舜之放驩兜屏之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雅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後世深知其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興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明先聖之道故也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注】說與上篇同【疏】注說與上篇同○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篇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詖淫邪遁之辭皆生於心之蔽陷離窮

而心之蔽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憑己心之空悟而無所憑依遂自以爲是造作語言其黠者以心爭心則楊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楊楊墨之外又有似楊似墨之言其鈍者以心襲心則楊有歸楊之人墨有歸墨之人似楊似墨者又有歸似楊似墨之人皆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卽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者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述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憑心之空悟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攀援古昔附會聖賢而已論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道者出而距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害矣述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憑而非妄作今不述先聖之道而憑諸心則措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黠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爲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事則害君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卽先王之道也學卽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曾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楊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楊墨也孟子本習述先聖之言故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吾言指此辨楊墨之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疏】○注抑治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抑洪水卽道河道江道漢道淮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連稱是抑卽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鴻亦卽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義同故楊倞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諸此容之義爲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又云撫弱者昧撫弱卽是兼弱故孔穎達尚書正義解兼昧云兼謂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責也○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謂亂臣賊子懼者第言其弒逆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其篡弒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旨於坤卦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按顧氏說未盡善若一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

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惟邪說如師曠史墨之言有以蔽之則獸有所恃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弒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弒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弒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君無道可逐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爲可弒可逐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漸視爲固然而世莫以爲怪以爲不可弒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爲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固卽伏誅卽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姦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歡泰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佐成王一聞方孝孺卓敬等篡奪之言遂怒而磔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卽其懼也伏羲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羲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弒父與君之爲亂臣賊子自孔子作春秋而人盡知之謂亂臣賊子夫人能書之何待孔子得毋曰夫妻父子夫人能定之何待伏羲譬如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智愚無不知五穀豈曰五穀夫人能辨之何待神農乎伏羲定人道之後不能無淫奔然人人知其爲淫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知其爲亂賊也而誅之易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辨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理早辨之說譬諸病已危急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溫大寒大補大攻挽回於俄頃而仍從徐徐責其不善調和保護可乎使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懼亂賊治已亂還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詳言之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注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注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注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注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疏 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真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與天下之賢者爲徒高誘注並云徒黨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楊子法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卽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氾論訓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大略也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躋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疏 禹稷駢躋○正義曰音義云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躋乃顛躋字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爲是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自然

篇稱胼胝史記李斯傳稱禹手足胼胝毛晃禮部增韻引趙注作胼蹟韻會先韻胼字注云胼胝皮堅也或作跰通作胼引孟注爲證支韻胝字注引廣韻云皮厚也又跰也或作䟡亦作蹟其下亦引孟注一似胼胝胼蹟胝之字初無異義然說文但有胼字無胼字胝訓爲腄謂瘢胝也竹尼切蹟訓爲跲引詩載蹟其尾言顛蹟也陟利切則其音義固判然矣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顏色黧黑竅氣不通足不相過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楊倞注引尸子云禹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尚書大傳云禹其跳其跳者踦也所謂足不相過者穀梁昭二十年傳有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疏衛謂之輒陸德明釋文据劉兆云綦連併也疏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如見縶絆也据此則胼蹟正言手足不仁非直重繭明矣蓋胼是攣局不分與左傳胼脅莊子胼指一例列子楊朱篇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正作胼其確證也蹟謂痿蹶弱行列子說符篇其行足蹟株焰焦貢易林擔載差蹟蹴跌右足又跛蹟未起失利後市皆此義以胼蹟爲胼胝乃後人傳寫之誤然顏師古注漢書胼字云併也猶不失其本自字書不審本末輒云相通去之遠矣稷胼蹟無可考蓋因禹及之猶論語禹稷躬稼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〇周公仰思〇正義曰音義云按字書卬讀如仰又離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〇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〇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孜證云仲尼皇皇出揚子法言學行篇文子自然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陸賈新語亦云墨子皇皇席不暇暖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則黔突本係孔子事自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暇暖墨突不黔始顛倒其語唐韓昌黎因之云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其實非也趙雖稍後於班

未必遽襲其誤況本書距楊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禹稷周孔並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由次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是墨突即塵甑之謂去齊接淅又孔子實事故趙氏以此證其皇皇耳其改黔爲汙蓋以協韻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注〕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疏〕注匡章齊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仕兩朝屢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爲著錄也宜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及惠施問答殆從遊於梁者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蚡人稱爲蚡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莊子盜跖篇云匡子不見母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按此事見孟子是匡爲姓章爲名○注陳仲子至餒也○正義曰陳仲子見於戰國策齊策趙威后問齊使云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

珍倣宋版印

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周氏柄中辨正云鮑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愚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尚在況云其率民而出於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子外儲說左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田仲即陳仲不仰人而食所謂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云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以仲子為孟子弟子未詳所出趙氏所不用也〇注螬蟲至擇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方言云蟦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蟦或謂之卷蠾或謂之蝖螜梁益之閒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說文蚰部云蠹木中蟲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螬食李卽李木中蠹也文選劉伶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槽疑螬字之譌說文作蠹蠐蠹也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槽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蠐螬也按淮南子氾論訓槽矛無擊高誘注云槽讀領如蠐螬之螬螬槽固可假借而蠐與蟦通皆與螬為聲之轉緩呼為蠐螬急呼則單為螬以為齊俗名之非也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云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下引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此注與趙氏略同而章句則以實字連李字在螬字上是時仲子匍匐而往則必李實之墜於地者然文選注引孟子每有增減未可為據蓋古人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亦恆顛倒明之故孟子實字原在

食字下而劉趙倒置於上以明井上有李指李實不指李樹也爾雅釋言云將資也謂匍匐而往井上資此李實食之說文口部云
咽嗌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嚥嚥物也嚥即咽食物下於咽嗌故即謂之嚥三咽者不及細嚼也井上之李實非一特取此螬食者
是目盲不知擇也夫螬食之餘匍匐就食極形仲子之不堪匡章非以仲子爲可尚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
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注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
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充滿其操
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
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疏 注巨擘至器也○正義曰曹氏之升摭餘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
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
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
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闔閭傷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
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拇是足大指闔閭所傷是足指故下云取其一屨而賈誤
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

鞱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敖氏繼公謂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小指亦餘指也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食禮挂於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敖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注蚓蚯蚓至蚓也○正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淮南子時則訓作邱螾單名之則爲蚓爲螾荀子勸學篇云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卽蚓也大戴禮易本命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讚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蚓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螾之心一孟子以蚓喻仲子之不知仁義故趙氏言無心無識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晞土晞乃日暴乾之名趙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卽塵也土枯無澤故孟子謂之槁壤隱公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清而無濁槁壤至潔而無汙充其操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蚓乃可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注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疏仲子至知也○正義曰蚓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蚓則所居所食必伯夷所築所樹乃可若爲盜跖所築所樹則不清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則不能決其爲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漫居食之是不能如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

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跖所築所樹而言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注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麻縷曰纑故曰辟纑

疏注緝績至辟纑○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劉熙孟子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𣏟萉之總名也當云治萉枲之總名下文云𣏟所治也可證趙岐劉熙注孟子妻辟纑皆云緝績其麻曰辟辟音劈合俗語績麻析其絲曰劈卽𣏟也糸部云纑布縷也劉熙孟子注云練絲曰纑練絲謂取所緝之縷湅治之也練者湅也湅者灡也汏諸漂潎之也已湅曰纑未湅曰纍廣雅曰纍綃也綃是生絲未湅之縷如生絲然故曰綃也知成國謂已湅曰練絲言布縷者以別乎絲縷也績之而成縷可以爲布是曰纑禮經縷分別苦干升以爲麤細五服之縷不同也趙岐曰湅麻曰纑麻部纍未湅治纑也然曰湅治之乃曰纑蓋縷有不湅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縷皆不湅總衰之縷則湅之若吉服之縷則無不湅者不湅者曰纍湅者曰纑統呼曰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緝卽績也毛詩陳風釋文西州人謂績爲緝按說文糸部云緝績也績緝也二字轉注趙氏緝績相疊者蓋二字亦有別爾雅釋詁云緝光也績繼也先以爪剖而分則辟也績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處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緝也故劉熙作緝績其麻緝績卽緝績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

兄離母處於於陵注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疏注兄名至於蓋○正義曰水經注濟水篇引孟子云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戴字連兄字是爲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一蓋祇是乘軒愚按蓋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升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注竄於於陵○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邪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淯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注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鶂鶂者爲乎鶂鶂鵝鳴聲疏注頻顣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己頻顣云上音紀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易復卦六三頻復釋文云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鼎祚集解虞翻云頻頞也王弼注云頻頻蹙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憯嚬蹙而含悴憯悴卽不樂不樂卽不

悅也說文云頻水涯人所賓附顰戚不前而止又顰涉水顰戚也从頻卑聲頻為顰省戚為顣省也文選弔魏武帝文云執姬女而嚬瘁注云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顣憂貌也此孟子蓋注文傳寫譌誤不詳何人嚬蹙而言四字卽解已頻顣曰而下又申明頻為頻眉顣為蹙顣卽頞莊子至樂篇云髑髏深矉蹙頞矉卽頻頻字之假借蹙頞連文則深頻指頻眉可知乃通俗又云蹙頞為矉虞翻因以頻為頞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已當作已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已頻顣亦不成文從己字說初見其所饋生鵝固已頻顣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鵝之饋乃交際之常人人不以為怪獨仲子一己以為不是也用一己字正見其孤矯非人人情克己復禮為仁正一克此已耳○注鶂鶂鵝鳴聲○正義曰音義出鶂鶂云丁五歷切鵝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五歷切與鵝鳴聲不相似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兒與鵝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鶂則為說文六鶂字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注】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鶂鶂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珍倣宋版印

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疏】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孟子篇述此文作出而吐之以吐代哇是哇卽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則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孑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爲齊之巨擘自非徇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辟兄離母不可爲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戴之祿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爲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爲齊之同姓固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離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寢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卽爲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幷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

若出一日而全氏左祖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喙不亦妄乎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蚓比諸巨擘也

疏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正義曰尸子君治篇云水有四德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僖公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重耿介如此

孟子正義卷十三

珍倣宋版印

孟子正義卷十四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注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疏注離婁至方員○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朱婁音近朱之爲婁猶邾人呼邾聲曰婁也凡治器工必以目程之故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然目必憑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望地之高下眡景之出入目爲之也乃必

水地以縣為規而後審則目雖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平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為積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測深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待規矩乃成方圓也孟子習先聖之道闢楊墨放邪說指其為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如離婁耳雖聰如師曠心雖仁如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憑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憑不以先王之道則心無所憑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為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為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顧尊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惻怛之情弱者恃其心以為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為脩齊治平之本以不屈於君父為能以屏棄文藝為學真邪說誣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即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為高必

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眞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疏】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云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高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柄中辨正云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輪般班固答賓戲班輸摧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卽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注固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之考耳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疏】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襄公十八年左傳云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

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以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〇注六律至羽也〇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大蔟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令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十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十八寸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尚書皋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舉陽從陰可知也蓋舉六

律以該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爲次六律首黃鍾終無射趙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大蔟終六黃鍾也國語周語王問泠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七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漢書律曆志引尚書在治忽三字作七始詠李氏光地謂卽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聲仍名之爲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也音既七律何以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故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焉蕤賓所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焉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焉夷則所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律焉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焉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猶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此卽韋昭國語注七律之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爲八十四聲二變之不可爲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絲之爲樂其器雖十餘種而弦音所應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

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絲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案各器之體製
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爲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爲準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
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離音也戚德象大其音徵蓋謂絲之屬於卦爲
離其德象大故其音尚徵也夫審弦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爲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
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間又平分爲二分
之度是卽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是也先主一而三之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四開以三
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爲宮聲之分也
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卽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
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絃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分三分
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
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絃起於下徵卽白虎通絃音尚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
八取其四分之三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
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

珍倣宋版印

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互相爲用者也旋宮乃秦漢以前諸聲之法聲調爲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肇自虞書而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淮南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運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旋宮之義所自來也迨及漢晉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雜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臆見故旋宮之理晦而不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宮逐羽音即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弦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爲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爲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爲聲調自爲調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爲宮調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調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絃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爲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爲主而宮又自爲宮調又自爲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爲一調之首即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音不合者亦不得起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淆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爲六音亦與羽首音淆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六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

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國語周語伶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注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音以和平爲正以六律正五音卽以律和聲以律平聲也律呂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者研求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以六律六呂二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鍾之長九十黍爲分寸尺丈引曰度以較竹之音黃鍾之容千二百黍爲龠合升斗斛曰量以較匏之音黃鍾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爲銖兩斤鈞石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以取聲無迹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以象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以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覈其至要用五聲相生之理最爲簡便絲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衆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德乾文氏黃鍾通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之絃無憑陽爲律黃鍾爲陽律之本在管爲簫內聲在琴爲第一弦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爲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爲二陽第二律大蔟寅爲三陽第三陽律夾鍾卯爲四陽第四律姑洗辰爲五陽第五律仲呂巳爲六陽第六律陽極生陰陰爲呂蕤賓一陰爲呂之本在管爲極上孔在琴爲第七弦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屬午爲第一呂下降林鍾未爲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爲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爲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爲五陰第五呂應鍾亥爲六陰

第六呂陰陽各六管自簫內聲上升至第五孔爲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孔爲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弦爲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爲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爲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弦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鍾上升至蕤賓爲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鍾爲七均循環消長共爲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爲六律錯綜則爲七均七均合爲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琴弦管只有七孔琴只有七弦不能分爲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將十二律錯綜爲七均以五音來往爲循環方能被於管弦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爲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錯綜爲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爲七均不分陰陽各爲六律而渾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鍾爲律本而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五音不數六律乃以應鍾爲變宮變宮猶不數七均乃以蕤賓爲變徵變宮變徵雖數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遍臨五律以數其數致有高低奪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如不用枝惟用幹不以子午月爲二至卯酉月爲二分惟憑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之所必至況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數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爲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鍾爲律本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數論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爲羽角宮商徵自輕至重爲徵商宮角羽以黃鍾爲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爲五位以蕤賓爲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爲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

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爲土屬第四律二商爲金屬第五律三角爲木屬第三律四徵爲火屬第六律第六律是管之正中孔琴之第六弦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是五羽爲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弦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只有六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亦惟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季通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處甚爲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弦今之管弦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三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爲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爲宮宮者中也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爲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三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爲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弦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不成一宮變徵五十六在大蔟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不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徵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之說淩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爲角又可爲宮大蔟爲徵又可爲角姑洗爲羽又可爲徵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爲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以爲宮所謂林鍾者即徵聲也黃鍾者即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鍾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則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琴律一弦爲黃鍾三弦仲呂正宮調上一弦是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弦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仲呂及四清聲者蓋即字譜高下之別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爲宮聲遇大族之律則以爲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爲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爲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弦獨下一徵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爲角之疑而尚書周禮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啓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即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即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逡深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程氏瑤田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呂各爲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

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清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即今之吹笙定弦其遺矩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正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注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疏注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又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五性也五藏心主禮而趙氏以性仁解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藏之主也雖或以心配土或以心配火而五藏實統以心性之仁發諸心也人性仁皆有惻隱之心故白虎通亦云心之言任也任於恩也任於恩即任於仁矣○注仁聞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聲傳云有善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可播於遠然惠及一人不能偏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普於天下且或恩及此而害在彼祝在甲而詛在乙此未習先王之道不足爲後世法也○注乃可爲後世之法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也字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注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疏注但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云惕然而寤徒夢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為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以法與無善心以施行法同一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既不行於無善心之人又不行於有善心之人孟子為作於其心不習先王之道者發趙氏能發明之易繫辭傳云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法無以為通變神化之用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疏注詩大至過也○正義曰詩在大雅假樂第二章毛傳云假嘉也禮記中庸引作嘉樂此作嘉樂與中庸同音義出嘉樂則趙氏作嘉閩監毛三本作假蓋以詩改之也箋云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趙氏注略同惟鄭以不愆不忘平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專指出過字故以不愆為不過差而不忘別屬下謂不可忘者因其遵舊法而無過也按鄭義是也愆過也忘為遺失亦過也孟子言過兼該愆忘遵用先王之法乃不愆不忘則屏棄詩書專恃心覺者其愆忘可勝言哉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員

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疏注盡己至極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人道竭矣注云竭盡也說文系部云繼續也文選神女賦云不可勝贊注云勝盡也盡之言窮也窮之言極也若果無待於規矩準繩則以聖人之聰明睿智而既竭其力可憑其目力以為方圓平直矣乃聖人既竭目力仍必繼之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先王所制而用也雖聖人不能不繼述之惟其繼述規矩準繩而目力所竭乃能不窮其用倘舍去規矩準繩但準目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臆成之而其用窮矣不可勝用猶云用之不窮聖人原非全恃規矩準繩而不竭目力然其通變神化在耳目心思而必繼述規矩準繩而耳目心思所竭乃能通變神化運用不窮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疏注音須律而正也○正義曰易需卦象傳云需須也須即待也音必待律而正方圓平直必待規矩準繩而成仁心必待先王不忍人之政而覆天下可勿繼述之乎經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疏注盡心至仁也○正義曰楚辭招魂云皋蘭被徑兮注云被覆也易繫辭傳九家注云衣取乾乾居上覆物是被覆衣三字同義經言仁覆天下是聖人以仁衣衣被天下而天下皆被其澤是天下被其所覆衣之仁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今既有仁心又能繼述先王之道民被其澤可知矣不忍人之政仁政也即先王之道也以仁心行仁政而法行非徒法矣法行而心之仁乃行非徒善矣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

珍倣宋版印

也有治人卽有此既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道之人也舍治法亦無治人矣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疏注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孟子引此二句以起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爲高爲累土爲下爲掘深與鄭異義因卽所云繼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疏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將焉用自播揚焉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非徒善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遵先王之法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爲不仁如下所云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

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疏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云道術也賈誼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又云術者接物之隊一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合天德此通變神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無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為法臣下遂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健之不已也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奉命猶承天矣故以守職為奉命也以揆度言為術以施行言為德皆道也不以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信道德也趙氏以工為百工以度為度量趙氏佑溫故錄云工為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蠹風俗也按毛詩周頌嗟嗟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魯語夜儆百工尚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郎謂百官度謂法度也史記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津關注云犯觸也是犯義郎觸義犯刑郎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禁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義知義故君子觸義之所禁而妄為也上既不知義則小人詐偽欺誣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度而犯義犯刑亦仍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繼先王之道在通變神化因者因此也繼者繼此也不揆度則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疏】○注言君至必亡正義曰趙氏以下無學爲臣不學法度近時通解以下指民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之教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遂皆有序曰學匪獨國有學也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舉彼耕甿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一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逮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師以民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浸淫漸摩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鞼撻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於治官長不賢亦難於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一不說學則以取譏於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强力之諸侯卿大

夫爲之至於征役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疾視其上去從椎埋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閔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於上無禮其於下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於道揆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注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疏 注詩大至正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板篇之第二章毛傳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呭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孟子毛傳皆曰泄泄猶沓沓也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言部又云詍多言也引詩無然詍詍蓋四家之訓也誻也譅譅誻語相及也誻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荀卿書愚者之言誻誻然而沸注誻誻多言也按蕩篇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亦以沓沓屬笑語孟子以言則非先王之道爲沓沓言則非先王之道卽生於其心而爲詖爲淫爲邪爲遁之言言不本諸詩書道不揆諸先聖徒以心覺心悟自以爲是一倡百和真沓沓矣趙氏以無然爲

無敢鄭氏以然泄泄為泄泄然無然泄泄即無泄泄然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疏注人臣至君也

○正義曰後漢書郅惲傳云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彊其君之所不能謂責難於君也彊即勉也彊其君之所不能即勉其君之所能也禮記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難為之事憚為之事也說文貝部云責求也定公元年穀梁傳云求者請也君所憚為臣請求之使君勉強為之何以責難於君即陳善閉邪是也君有邪心故憚於為善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外欲不入謂之閉乃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婞直以觸之矯拂以爭之言不可得而入邪究不可閉塞且激而成害矣故欲閉其邪惟婉陳其善道善道入明則邪心自絶此所以為恭為敬白虎通諫諍篇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退此禮之性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者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

所刺也孔子取諷諫則指與陷所不取矣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疏國由先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國小字宋本作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疏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爲極通訓也人倫即人事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箋云至猶善也故又以人倫之至爲人事之善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疏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疏注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遭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鑒紂猶紂之不能鑒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鑒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疊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謚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是名卽謚也又云壅遏不通曰幽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厲爲章其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疏注詩大雅至亡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監視也監與鑒通亦作鑑考工記輈人云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云鑒鏡也是鑒爲視亦爲鏡也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疏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

聖者法天賢者法聖蓋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疏】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之令也故周自東遷以後祚雖未改亦爲失天下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疏】愛人至其敬○正義曰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

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荀子法行篇引曾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恭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注則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也【疏】注恆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疏】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爲大家者尚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元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記少儀云不願於大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非徇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爲善亦易爲惡彼其謹厚世傳爲德鄉里與或妄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爲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爲史書稱者果其人積負不仁如律所謂勢惡土豪爲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爲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爲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爲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吾故不愧爲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禆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愚柔固齷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爲刻深偏樂得搢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壑上以弋能名其亦爲巨室者有以階之厲邪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

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

内【疏】注慕思至之内○正義曰楚辭懷沙云邈不可慕兮注云慕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洽徧徹也徧徹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洽釋沛然大洽卽是滿溢滿溢卽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所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卽不得罪於巨室而爲政不難矣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

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疏】涕出而女於吳○正義曰說苑權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云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翟氏灝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事至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注並云物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絕物爲不與通朝聘之事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疏】注今小國至度焉○正義曰禮記學記云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又云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即學大國也書大傳云學效也淮南子脩務訓以趣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法則即法度以大國爲師即是以大國爲法度故疊以師學法度明之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注】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

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疏】注詩大雅至常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第四章及第五章四章毛傳云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儷數也注云偶物爲儷儷與麗同周禮夏官校人注云麗耦也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數也其麗不億謂其偶不止於億也十萬爲億億而偶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趙氏此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惟釋侯以服爲服從乃鄭氏云善則就之是以服于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封於微趙氏舉此爲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毛詩小雅以奏膚公傳亦云膚大也大與美其義亦通也敏爲疾才

識捷速正其違也音義出暢字丁云謂鬯酒也古鬯通作暢禮記雜記云暢臼以椈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是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注】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敵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疏】注詩大至敵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五章毛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

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疏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過之義前言改其師大國者師文王則轉弱爲强化小爲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爲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恉也危卽菑也安之卽利之也故趙氏於利其菑不復注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疏有孺子至我足○正義曰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按歌出孺子孔子所聞遠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爲漁父之辭耳非其本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弱黑並配水漾單舉沇配水皆屬

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爲地名而非水名乎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即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即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即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酈氏强以千齡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即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即屈原遊江潭遇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托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爲楚都之切證酈乃云漁父歌之不違水地尤爲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江陵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艷歌何嘗行上慼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蒼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况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塘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正取此義○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清斯至自取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嶓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敘亦謂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安得言清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

濁乃習染下云自侮自毀自伐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纓由自濁而濯足人本可活由自作孽而不可活周氏之辨非也自作孽不可活是本清而自變爲濁由善而惡也不仁而可與言是既濁而自改爲清由惡而善也清斯濯纓承上濁斯濯足起下尊而賤賤而尊皆自取矣○注孺子童子也○正義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䵍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言子夏弟子此小子自孔子呼之是孔子弟子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注】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

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疏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荀子議兵篇堯伐驩兜注云伐亦誅也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也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孼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疏如臨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懼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帝居民上惴惴如臨深淵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疏】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記曲禮注云聚猶共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即所欲與與之共之也左傳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作燭趨是聚與趨通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作取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趣亦即趨是聚與趨趣取通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即是趣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紀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

欲無為又焉有理老莊釋氏生於無欲無為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為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為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為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以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為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為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為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為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偽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為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偽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離乎老釋之言以為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傅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

珍倣宋版印

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邇通儀禮燕禮南鄉爾卿特牲饋食禮視命爾敦爾字皆訓近皆爲邇也趙氏佑温故錄云讀爾也自爲句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疏注民之至所樂○正義曰埤與卑通亦作庳國語周語云晉侯執玉卑注云卑下也說文土部云壙塹穴也一曰大也其訓大者通於曠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率彼曠野傳云曠空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居於曠林賈注云曠大也野空闊故大大卽廣也故字亦通於廣趙氏以壙野釋之讀壙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驅驅馬也从馬區聲敺古文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攴者小擊也今之扑字鞭箠策所以施於馬而驅之也故古文从攴引申爲凡駕馭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敺之以炮土之鼓敺之孟子爲淵敺魚爲叢敺

爵爲湯武毆民皆用古文其實皆可作驅與殳部之毆義別○注獺獱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猵獺屬也或從賓作獱又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璞三倉解詁云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呂氏春秋孟春紀獺祭魚高誘注云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蓄池魚者必去猵獺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獱頭如馬腰以下似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名醫別錄陶注亦云獺有兩種獱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則獱乃獺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獱爲小獺非也○注鸇土鸇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晨風鸇注云鷂屬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鸇爲鷹類有生於土窟者故亦謂之土鸇詩疏引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注諸侯至得也○正義曰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此指獺鸇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紂爲之毆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以湯武爲法則今之諸侯皆爲之毆民亦如桀紂爲湯武毆民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注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疏 注艾可至

益善○正義曰毛詩王風彼采艾兮傳云艾所以療疾名醫別錄云艾葉味苦微溫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阮氏元校勘記云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譌作灸說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聲○注以三年不畜藏之○正義曰趙氏解爲爲何爲奚爲之爲爲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苟爲不畜又苟爲無本告子篇曰苟爲不熟皆言苟使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疏】注詩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疏】猶得沈溺○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沈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沈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疏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云則無曠事矣高誘注云曠廢也文選西京賦云矢不虛舍薛綜注云舍放也放即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縱也說文口部云哀閔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愍也愍即閔也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疏曠仁至道也○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乃自謂不能而曠之舍之與非之以為不足居不足由而曠之舍之同一曠仁舍義也故兼暴棄言之或說下二節專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道在至天下平○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仁由義何為仁親親是也何為義敬長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為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讀

珍倣宋版印

遠字難字爲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考文古本作爾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疏】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質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質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

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注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疏 誠者至動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慎思為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渾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為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有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人實有此能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

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之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已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謹按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羲之前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旣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旣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患其不明旣明矣又患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當悅也友之當信也上之當獲而民之當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乎上而治乎民也乃民不治上不獲友不信親不悅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天不以誠授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既誠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動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旣明之後則自

明而誠以致其曲致曲之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友也明於事上治下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誠其身仍必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旨而言之○注至誠至親狎○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為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游金石蹈水火皆可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又云誠於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不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為貴也

疏 曾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尚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趙氏於盆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韋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善

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矜矜戒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常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疏伯夷至老者○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興王道○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翟氏灝考異云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辟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

老矣往歸文王也 疏 太公至老者○正義曰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云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楙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注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 疏 注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閩監毛三本同

諸侯有

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注天以七紀○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裨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政周髀算經以日月運行之圓周爲七衡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北同韋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十八宿面七而已乃尚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可爲證遠徵天紀或近迂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疏】注求孔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某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直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即指季氏用田賦緣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則季氏賦粟倍他日即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邢昺疏以爲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子卽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邱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邱

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文攴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即伐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疏】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君解君不行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弃弃即棄也如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之意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疏】

注孟子天道重生○正義曰韓非子解老篇云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又云禮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煖燠孰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以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漂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漂下霜出漂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一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服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商鞅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阡陌徑遂皆開墾是爲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篇乃講耕耨蓄藏之術專以富國爲事則不務修德善戰者兵家也連諸侯從橫家也辟草任土農家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別作任地非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

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陳組紱燃犀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鬭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姑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士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疏聚斂富君○正義曰韓本孔本作富民非○以爲大戮○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獄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疏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目無牟子聯盧童子也睞目童子不正也牟童皆不从目劉熙釋名釋形體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荀子大略篇云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珠子謂之眸蓋亦有从目者爾雅釋訓云存存在也說文土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寒煖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釋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爲在卽以在爲察蓋察人之善惡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疏注瞭明至之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眡瞭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卽是不明劉熙釋名釋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

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日之蒙蒙也翟氏灝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疏】注廋匿也○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方言云廋隱也故趙氏以匿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

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疏】目為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精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目既為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即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曾子天圓云陽之精氣曰神是也不必為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注】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

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日之蒙蒙也翟氏灝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

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曾子立事

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疏】注廋匿也○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方言云廋隱也故趙氏以匿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

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疏】目為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精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目既為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即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曾子天圓云陽之精氣曰神是也不必為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注】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

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疏注爲恭至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恭敬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輕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爲悲高誘注云廉猶儉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斂也自檢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文又部云奪手持隹失之也攴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奪取當作敓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隹鳥失之卽脫去之脫也奪乃敓之假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注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強爲之哉疏注恭儉至爲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儼然卽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綽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故爲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皃云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諂笑之貌釋之趙氏前注諂笑云強笑也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疏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漢則宰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注】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疏】注淳于髡齊人也○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仕於齊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又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祗因惠王延以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眞有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語不然于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者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孟子曰禮也【注】禮不親授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疏】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注】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疏】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疏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豈不權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髡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權與道合之義也權者變而通之之謂也變

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爲正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兒之所謂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權也兒以枉道隨俗爲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爲權兒譏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之道即聖賢之權也兒不知道亦不知權矣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疏】君子之不教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疏】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夷者傷也教之以正道子違而不行卽繼以怒求之太驟也反夷有二解一屬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今繼以怒反是傷之矣一屬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誹以報之因父之傷己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卽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屬其子卽指心責其父云云也舉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謂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卽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卽此心責而執此意卽爲反以相傷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注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注〕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疏〕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注〕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疏〕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遂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之爾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

珍倣宋版印

變神化之道故此篇首言行先王之道而要之以道揆蓋不獨平天下宜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既明援天下以道揆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何在而可不揆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注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訧獨得大夫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 疏 政不足間〇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間也音義出足間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〇注適過至交也〇正義曰毛詩邶風北門作室人交偏讁我傳云讁責也讁與適通方言云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云不相讁發釋文云讁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間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言大人上言人不足間則人兼微衆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諒

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謫與尤通故趙氏以非釋閒又以謫釋非或作非說誤也上二章言父子此章言君臣父之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事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而徒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謫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君之不正其乖忤抵觸不相激而成禍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乖違猶自以爲直爲忠而予君以非是未讀孟子者也顧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謫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即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亦自反已未爲大人可耳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注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君仁至定矣〇正義曰何爲正仁義而已何以爲大人居仁由義而已

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脩將何閒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

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注求全至毀者也○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飡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鬭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爲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寺之言司也侍漁即司漁即所謂東觀漁者申陳音近申蒯蓋即陳不占占之爲蒯猶覗之爲窺周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尚可仿佛耳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注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正義曰易萃卦象傳云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

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疏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云易輕易也說文訓責爲求求之義不足以盡故以咎釋之說文人部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至於相違成災咎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愼矣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注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疏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正義曰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愼則有患則此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爲師則有患害皆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趙括韓非凡好建白相傾軋攻擊者皆是也好爲師如楊朱墨翟凡立宗旨以傳授聚講者皆是也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愼則有患矣疏君子至言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四句似與本章不甚合恐有誤似宜在前駟不及舌句下按故曰二字承上則非有誤蓋趙氏以兩章相貫而言此好爲人師之人卽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詳說習先聖之道而執其一端自以爲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僚友則輕易其言以爲謇直不學者依附之又輕易其言而高談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各成門戶始則害乎風俗人心繼則禍

珍倣宋版印

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正人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貫趙氏牽連言之爲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爲僮音義云與童字同按二語出楊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侗也桐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孔韓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衆字解與此絕異乎哉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注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注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注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注孟子問子來幾日乎疏子來幾日矣○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爲數日之間數日即幾日是孟子已知樂正子來已幾日此乃實詰之辭曰昔者注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疏注昔者至間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昔三后之純粹兮注云昔往也公孫丑篇昔者辭以疾承上明日出弔言故趙氏解爲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數日之間解之若昨日來今日見尚不得爲遲之又久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注孟子曰昔者來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注】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卽來館客舍【疏】注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云館舍也樂正子雖從子敖之便而來既至齊遂不相依而自投客舍此語亦有意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注】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注】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疏】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於一人求猶責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漢書王嘉傳上疏哀帝云惟陛下留神於釋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驩或驩故以禮遇之未可遽絕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此爲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

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疏注學而至啜也○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餔啜於章指又以沈浮釋之則餔啜二字乃假借之辭非實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王逸注淈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餔糟云從其俗也注啜釃云食其祿也然則餔啜即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謂讙本倖佞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欲見其師而資斧未充因乘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觀餔啜二字當時必有優渥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無端而從之既可相從必爲相識卽偶從一相識貴人之便爲之師者遂直揭其醜以爲飲食之人何至於此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弔於滕讙且嘗爲輔行讙之在魯必謬托爲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讙又招之以禮故從子敖之齊此實錄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爲貿貿而來故以餔啜言之謂此來但爲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遂爲飲食之人可賤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便偕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爲長者來卽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爲政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罝窮處餔啜沈浮君子

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疏兔罝窮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兔罝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兔罝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肅肅兔罝鄭箋云兔罝之人賢者也墨子曰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罝絕響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兔罝網也詩曰肅肅兔罝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餔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推移是不以餔啜為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注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疏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而徒沈浮餔啜不可變通者也為無後不告而娶可變通者也趙氏以權明之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即禮即道明矣

章指言舋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注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疏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義之名至美慕其名者高談深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日馳騖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注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疏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質則無禮敬之容故文之禮之爲節文樂之爲樂不待言者也然節文在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爲禮樂之實凡實字皆指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爲斯二者而設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于舞曲哉疏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詩序亦云情動心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仍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閒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蔡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卻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繁冤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

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曾子以晢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疏】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見孝經感應章第十六歌舞即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厎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

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疏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乎親故不順親意兼括不得不順兩語而並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兩語爲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郎下文底豫所謂底致豫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注底致至定也○正義曰底致也爾雅釋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人子於事親之道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瞽瞍夔夔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傅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尚書堯典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厓先生云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致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親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

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己得滿所欲豈尚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號泣如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夔夔齊慄既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卽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況以曾子養志於曾晳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疏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孟子正義十五